

古

今

中

外



经 典 名 著

官场现形记

(清) 李宝麟

CLASSICS MASTERWORK

CLASSICS MASTERWORK



家庭图书馆

经典名著

JING DIAN MING ZHU

狗子”。只见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厮应了一声，跑过来叫了一声“爸爸”，一旁侍立，却举起一只袖子来擦鼻涕。老头子道：“这位是随老伯，这位是申老伯，见过了没有？”小狗子说：“申老伯是认得的，只是随老伯没有见过。”老头就叫他请安。小狗子果然请了一个安，叫了声“老伯”。随凤占便晓得是老头子的儿子了，于是拉住了手，问长问短；又道：“世兄品貌非凡，将来是要一定发达的。”老头子道：“承赞，承赞。这是三小儿，今年已经十五岁了，不肯读书，歪才倒还有点。每逢兄弟上衙门，省得带人，总是叫他跟着，或是拿拿衣帽，或是拜客投投帖，这些事情还做得来。”老头子一面说，一面回头吩咐儿子道：“你在这里站着听什么！还不拿鞋来给我换！”小狗子听说，立刻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把鞋取出，等他爸爸换好。老头子亦一面把衣裳脱下折好，同靴子包在一处；又把申守尧的包裹、靴子、帽盒，亦交代儿子拿着。申守尧先还不肯，老头子一定要好，只得随他。无奈小狗子两只手拿不了许多。幸亏他人还伶俐，便在大堂底下找了一根棍子，两头挑着；又把他爸爸的大帽子合在自己头上，然后挑了衣包，吁呀吁呀的一路喊了出去。众人至此方晓得老头子拿儿子是当跟班用的。

闲话少叙。单说秦梅士打发儿子把申守尧的衣帽送到他的寓处，只见那老妈正坐在堂屋里哭骂哩，气得申守尧要立刻赶他出去。老妈坐着不肯走，口称：“要我走容易，把工钱算还了给我，我立刻走。还有老爷许我的，天天跟着上衙门拿衣帽，另外加钱给我的。”申守尧道：“那时说明白，有了差使再贴补你；如今我老爷并没有得什么差使，你怎好问我要呢？”老妈道：“这个不贴，送礼的脚钱总应该给我的了。”申守尧道：“送礼也有限的几注。”老妈道：“不管他多少，总是我名分上应得的钱。老爷，你是做官做府的人，难道还吃我们这几个脚钱不成？我记得清清楚楚，自从去年五月到如今，大大小小，也有三块多钱的脚钱。从

前你老爷说过，这笔钱要提给太太六成，余下的替我们收着一块几分。如今多算点，太太名下算扣掉两块大洋，还有一块多钱的多余。连着十三个半月的工钱，一个月八角洋钱，八得八，三八两块四，再加半个月四角洋钱，一共是十元八角。加上脚钱。老爷，我就再让些，你一共给我十二块洋钱罢。”申守尧一听老妈要许多钱，急得头里火星直进，恨不得伸手就要打他。嘴里嚷着骂：“混帐王八蛋！岂有此理！我老爷那里欠你这许多工钱？我有数的，也不过还该你三个月没有付，如今倒赖我说是有十三个半月没付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就是送礼的脚钱，我也是笔笔有帐，通共不到一块钱。除掉太太的六成，所余不过三四角洋钱，那里有这许多？明明讹人罢哩！本来这钱我是要立刻给你的，因为你会讹人，如今把脚钱罚掉，我不给了。”老妈道：“还有工钱呢？”申守尧道：“依我算三个月工钱就拿了去。彼此一刀两断，永远不准进我的大门！”老妈道：“好便宜！你倒会打如意算盘！十三个半月工钱，只付三个月！你同我了事，我却不同你干休！还有送礼的脚钱，也不能少我半个的！老爷，你试试！你如果少我一个钱，我同你到江夏县打官司去！赖了人家的工钱，还要吃人家的脚钱，这样下作，还充什么老爷！”申守尧不听则已，听了他这番议论，立刻奔上前来，一手把老妈的领口拉住，要同他拼命。老妈索性发起泼来，跳骂不止，口口声声“老爷赖工钱！吃脚钱”！

他主仆拌嘴的时候，太太正在楼上捉虱子，所以没有下来。后来听得不像样子，只得蓬着头下来解劝。其时小狗子还未走，亦帮着在旁边拉申守尧的袖子。小狗子一手拉，一面说道：“申老伯，你不要去理那混帐东西，等他走了以后，老伯要送礼，等我来替你送；就是上衙门，也是我来替你拿衣帽：这些事情我都会做。不稀罕他，取他的宝！”申守尧道：“世兄，你是我们秦大哥的少爷，我怎么好常常的烦你送礼拿衣帽呢？”小狗子道：“这

些事我都做惯的，况且送礼是你申老伯挑我赚钱，以后十个钱我亦只要四个钱罢了。”申守尧听了他的话，又是好笑，又是好气；心想：“我们当佐班的竟不晓得是些什么东西，养出来的儿子都如此的下作！”正想着，齐巧太太亦下来了。见是老爷同老妈愠气，太太心上是明白的，晓得老爷这两天是没有钱，不要说是十二块，就是三块亦拿不出；面子上只得劝老爷不要生气，却丢了个眼色给老妈，招呼到后面窝盘他，叫他不要生气，仍旧做下去，“老爷一时气头上说的话是不好作准的。”起先老妈还一口咬定不答应，禁不住太太左说好话，右说好话，面情难却，也只好住下来再说。

当时秦小狗子把申守尧拉开之后，即便把衣帽等等一一点交清楚。申守尧留他吃茶也不要，留他吃饭也不要，嘴里虽说不要，两只脚只是站着不肯走。申守尧摸不着头脑，问他：“有什么话说？”他说：“问申老伯要八个铜钱买糖山楂吃。”可怜申守尧的褡裢袋那里有什么铜钱！但是小狗子开了口，又不好回他没有，只得仍旧进去同太太商量。太太道：“我前天当的当，只剩了二十三个大钱，在褥子底下，买半升米还不够。今日又没有米下锅，横竖总要再当的了。你就数八个给他，余下的替我收好，我还要用两天呢！”一霎时申守尧把钱拿了出来，小狗子爬在地下给申老伯磕了一个头，方才接过铜钱，一头走，一头数了出去。

小狗子去了，申守尧听了听后面没有声息，晓得太太已经把老妈窝盘好了，不至于问他要钱，于是一块石头放下。这天仍是太太叫老妈出去当了当买了米来，才有饭吃。等到做好，太太一头吃饭，一头数说道：“当初我嫁你的时候，并不想什么大富大贵，只图有碗饱饭吃也够了。后来你出来做官，我们老人家还说：‘如今好了，某人出去做了官，你可以不愁的了。’人家做官是升官发财，谁晓得我们做官是越做越穷，眼前当都没得当了！

照此一天一天的下去，叫我怎么样呢！”申守尧听了太太的话，满面羞惭，说道：“我自从出来做官，也总算巴结的了，衙门牌期没有一回不到。时运不济，叫我也没法想！”说罢，连连叹气。太太更是扑簌簌的泪如雨下，索性饭亦不吃了。申守尧看了这个样子，亦只吃了半碗饭，凑巧有朋友来找他，也就出去了。

向来申守尧吃了中饭出门，一定是要半夜里才回来，这天出去了不到两个钟头就回来了。一进门，拍手跳脚，竟把他兴头的了不得！太太见了反觉稀奇，问他：“为什么大早的回来？”他说：“好了！好了！我们做佐班的向来是被人家压住了头做的，没有人拿我们当作人的。如今好了，有了出头之日了！”太太问他：“怎么有了出头之日？”申守尧道：“我刚才同朋友出门，走到素来我同他商量借钱的胡太爷家。齐巧胡太爷出差回来，禀见藩台。藩台同他说：‘刚刚从院上下来，制台今天已有过话：自从明天起，凡是佐杂一班，一概有个坐位，不像从前只是站着见了。制台还说：‘大小都是皇上家的官，我瞧他不起，便是褻渎朝廷的命官。坐了下来，他们有什么话，都可以同他谈谈。’太太，你想这位制台也总算好的了。想我候补了十几年，真正气也受够了，到底如此，彼此坐下谈两句，他也好晓得晓得我。你不记得今年八月里，算命的还说我今年流年腊月大利？看来就此得法，也未可知，而且还有一样，藩台见制台也不过有个坐位；如今我们佐班竟同藩台一样，你想这一跳跳的多高！”太太听了，寻思了半天，说道：“慢着！你从前不是对我说，你们做官的并不分什么大小，同制台就同哥儿兄弟一样？怎么你今儿又说从前都是站着见他呢？站着见他，不就合他的二爷一样吗？”申守尧脸上一红，一时回答不出，歇了好一会，才说道：“如今好了，是用不着站着见他了。”一面支吾，一面心上寻思：“难怪他们妇道之家，不懂得我们当佐杂的，连制台衙门里的一条狗还不如，能够比上他的二爷倒好了！”正想着，又听得太太说道：“你不要

骗我了，你站着见也好，坐着见也好，就是跪着见也好，我只要有钱用，有饭吃，不要当当就好了。”申守尧道：“你不要愁；如今兴了这个规矩，以后就有了指望了，你等着罢。”太太也不理他。

本来次日申守尧是不上衙门的，因为制台有了这句话，又说拣班次老的，一天先传见二三十员。自己算了算：“论起资格来，虽然还算不得十二分老，论不定制台高兴，或者多见几个，也未可知。与其临传不到，还是早去伺候的为是。”主意打定，次日一早，仍旧是老妈拿了衣帽跟着到了制台衙门。头天制台的话早已传遍的了，所以到了这天，那些佐贰老爷都兴头的了不得，上衙门的格外来得多。申守尧到了制台大堂底下，换好衣帽，会见秦梅士、随凤占一千人。随凤占说是昨晚已蒙藩宪挂牌，今天禀见，带着禀辞。又说蕲州吏目一缺，打听得近两年来，全被前任弄坏了；见了制军，有些话要得当面请请示。秦梅士亦预备下多少话，见了制军要面禀。

一千人正在那里簇簇私议，只见藩台、臬台、粮道、盐道，以及各著名局所总办、道班、府班、首府、首县，同、通、州、县班实缺、候补，一起一起的进去出来。从藩、臬起，首府止，出来上轿的时候，一班佐杂老爷都赶着走出来站班。那些大人们，有两位客气的，还同他们点点头；有几个架子大的，便亦昂头不顾的走出去了。

各官自清早七点钟上院，一等等到十二点，制台方才统通见完。然后巡捕拿手本下来，说是传见三十位佐班。某人某人，叫着名字，叫了上去，依着齿序，鱼贯而入，不得搀前落后。各位太爷虽然高兴，毕竟是第一次上台盘，由不得战战兢兢，上下三十六个牙打对。还有几个名字在后的，恐怕不能露脸，便越过几个人跳上前去，前头的人又不答应，便上前去拉他们；后头的不服，又同前头的吵闹起来。巡捕官等得不耐烦，连连催道：“快

些罢！……有话下来说！我瞧你这些太爷，怎么好啊！”那些太爷被巡捕吆喝了两句，不敢则声，一齐放放马蹄袖，跟了进来。走到会客厅上，制台已经站在居中，传谕不要磕头。大众团团请了一个安。制台摊了一摊手，说了一声“坐”，便团团的坐了下来。有些人两只眼睛只管望着大帅，没有照顾后面，也有坐在茶几上的；也有一张椅子上已经有人坐了，这人又坐了下去，以致坐无可坐，又赶到对面，在厅上兜了一个大圈子的。乱了半天，方才坐定。

大家必恭必敬，声息俱无，静听大帅吩咐。只听得贾制台说道：“现在各处官场体制，佐杂见首府多半都是站班见的，不要说是督、抚了。我如今破除成例，望你们大家都知道自爱才好。这两天事情忙，过几天我还要挨班传见，当面考考你们。听清楚了没有？”起先众人听制台说要考试，早已彼此面面相觑，一声回答不出。等到临了问“大家听见了没有”，方才有两个答应了一声。制台见话已说完，无可再说，只得端起茶碗送客。随凤占进来的时候，原预备有许多说话面禀的；及至见了制台，不知不觉，就像被制台把他的气逼住了，半个字也说不出。众人答应“是”，也只得答应“是”，众人端茶碗，也只得端茶碗。

刚把茶碗端起，忽听得拍挞一声，不知是谁的茶碗跌碎了。定睛看时，原来是右手末二位那位太爷，不知怎样会把茶碗跌在地下，砸得粉碎，把茶泼了一地，连制台的开气袍子上都溅潮了。制台一面站起抖擻衣裳上的水，一面嘴里说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！这是怎么说！”急的那位太爷蹲在地下，拿两只马蹄袖掬那打碎磁片子，弄得袖子尽湿。嘴里自言自语的说：“卑职该死！卑职该死！打碎茶碗，卑职来赔！”制台也不理他。那人掬了一会，无法可想，也只得站了起来。众人至此方看明白，打碎茶碗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申守尧。原来他此番得蒙制台赏坐，竟自以为莫大之荣宠，一时乐得手舞足蹈，心花都开。一见端茶送客，正

想赶着出来，以便夸示同僚。岂知那茶碗托子是没有底的，凑巧他那碗茶又是才泡的开水滚烫，连锡托子都烫热了，他见制台端茶，忙将两手把碗连托子举起，不觉烫了一下，一时要放不敢放，一个不当心，误将指头伸在托子底下，往上一顶，那茶碗拍拉托一声，翻到在地下来了。此时众人既看清是申守尧，直把他羞得满面绯红，无地自容。制台拿他望了两眼，想要说他两句，又实在无可说得。只站起身来，回头对巡捕说道：“以后还是照旧罢。这些人是上不得台盘，抬举不来的。”说完了这句，也不送客，一直径往里头去了。

这里众人先还不敢走，只见制台的一个跟班进来说道：“诸位太爷不走等什么？还想大人再出来送你们吗？倒合了一句俗话，‘鼻子上挂鲞鱼，叫做休想！’”众人听说，只得相将出来。申守尧思思索索的跟在众人后头，走的很慢。那爷们又说道：“刚才大人的话可听见了没有？这厅上的椅子，除了今天，明天又没得坐了。如果舍不得，不妨再进来多坐一会去。”众人虽明晓得他是奚落的话，但奈何他不得，只好低着头退了出去，仍走到大堂底下。秦梅士年老嘴快，首先走来把申守尧埋怨一顿，说：“我们熬了几十年，才熬到这么一个际遇，如今又被你闹回去了。你一人的成败有限，这是关系我们佐班大局的，怎么能够不来怪你呢！”申守尧自知理屈，不敢置辩。还是随凤占为人圆通，忙过来解劝道：“惟其只有今天坐得一次，越显得难得之机会。将来我们这辈人千秋之后，这件事行述上都刻得的。老前辈以为何如？”众人议论了一回，各自散去。

随凤占又分赴别位大宪衙门，叩谢禀辞，预备上任。且说他这个吏目，在湖北省佐贰实缺当中，虽然算不得好缺，比较起来，还算中中。随凤占自己又抱定了一个宗旨，叫做“事在人为”。他的意思，以为各种样缺总要想法自己去做，绝没有赔累的。他捐了花样，新选到省，手中本来略有几文。因为吏目是从

九品，上任之后，轿子跟前只能打把蓝伞，乡下人不懂得，还说这轿子里的老爷是穿“服”的。心想蓝伞实在不好看，要捐个五品衔又够不上。齐巧有人用他十二块钱，抵押给他一张空白五品翎顶奖札。他得了这个，非凡之喜，立刻穿戴起来，手本上居然加了“蓝翎五品顶戴”六个小字。又想在省里做好四副衔牌带去：一副是“蕲州右堂”，一副是“五品顶戴”，一副是“赏戴蓝翎”；那一副凑不出，想了半天，忽然想起“我的五品翎顶是军功上来的”，便凑了一副“军功加三级”。把四副官衔牌凑齐，找了个漆匠加工制造，五天包好，带去上任。

到了蕲州，照例先去禀见堂翁区奉仁。知州大老爷没有官厅，右堂太爷至此，只得先下门房，见了门政大爷，送过门包，自然以好颜相向，彼此如兄若弟的鬼混了半天。门政大爷随口编了几句恭维的话，随凤占亦说了些“诸事拜求关照”的话。等到里头堂翁请见，跟着手本进去，一般花衣补服，灿烂夺目。同堂翁区奉仁虽然在省城里已经见过，不能算数，重新磕头行礼。区奉仁让他坐下，彼此敷衍了几句，端茶送客。随凤占辞了出来，预先托过执帖门上，凡是堂翁衙里官亲、老夫子，打帐房起，钱谷、刑名、书启、征收、教读、大少爷、二少爷、姑爷、表少爷，由执帖门上领着，一处处都去拜过。每处一张小字官衔名片。也有见着的，也有挡驾的；连堂翁的一个十二岁的小儿子，他还给他作了一个揖。又托执帖门上拿手本替他到上房里给太太请安，太太说不敢当，然后退了出去。其时一个州衙门已经大半个走遍了。下来之后，仍在门房里歇脚。门口几位拿权的大爷，是早已溜的熟而又熟，就是堂翁的跟班，随凤占亦都一一招呼过，三小子倒上茶来，还站起来同他呵一呵腰，说一声“劳驾”。跟手下来拜同寅，拜绅士，所有大小铺户，轿过之处，一概飞片。整整拜了一天客，未曾拜完。

预选吉日是第二天腊月十九，接铃任事。到了这天，地保办

差，招了无数若千的化子，替太爷打着伞，扛着牌；又弄了两个鼓手，一个打鼓，一个吹唢呐，一路吡哩叭喇冬，一直吹进了衙门。随凤占身穿朝服，下了轿，一样三跪九叩首，赞礼生吆喝着，接过了木头戳子。因为上有堂翁，放不得炮，只放了两挂一千头的鞭炮，下来便是改换公服，升堂受贺，启用木戳。自有他那手下的一班人向他行礼。退堂之后，接着又到堂翁跟前禀知任事，照例三天衙门，不用细述。

随凤占虽系初任，幸亏是世代佐班，一切经络都还牢记在心，并不隔膜。他晓得做捕厅的好处全在三节，所以急急赶来上任，生恐怕节礼被前任预支了。到地头的头一天，禀见堂翁下来，就到盐公堂以及各当铺等处拜会管事人。见面之后，无非先拿人家一泡臭恭维，慢慢的谈及缺分清苦，以后全仗诸位帮忙，然后再谈到年下节敬一层。蕪州城厢里外一共有七家当铺，内中有两家当铺是新换挡手，只知道年下送捕厅有此一份礼，那署事的预先托人来预借，挡手的不晓得新选实缺就要来的，以为早晚都是一样，他既来借，乐得送个人情。有两家老硬的，却扳定一定要到年下再送，预先来借，竟其一毛不拔；那署事的却也拿他无可如何。还有两家通融办理。等他来借，只借给他一半：譬如一向是送两块洋钱的，先叫他带一块去，说明白那一块须留送正任；那署事的亦只好罢手。内中只有盐公堂的管事人，因同这位署事的是同乡，见他来借，另外送了他两块，说是彼此乡情，格外送的程仪；至于正项，须得到年下方好支送。那署事的为盐公堂的节礼向比别处多些，不肯轻轻放过，便道：“从中秋到年下一共是一百三十五天，我做了一百二十来天，这笔钱应该我得。”他虽如此说，无奈人家只是不肯送，便也无可如何，只得罢手。

单说随凤占自到蕪州之后，东也拜客，西也拜客，东也探听，西也探听；不上三天，居然把前任署事的一本帐簿都打听得清清楚楚，放在肚里。自己又去同人家讲：“兄弟本来今年是不

打算到任的了，只因宪恩高厚，晓得年底下总有点出息，所以上头才叫兄弟赶了来的。兄弟倘若随随便便，不去顶真，不特自己对不住自己，并且辜负上头的一番美意。至于一切照例规矩，料想诸位都是按照旧章。”说到这里，禁不住强作欢颜，哈哈一笑，接着又道：“兄弟是实缺，彼此以后相聚的日子正长，将来叨教的地方甚多，诸位一定是照应兄弟的，还要兄弟多虑吗？”说罢，又哈哈大笑，他一连走了多处，都是如此说法。有几家年礼未被前任收去的，听了他话，乐得送个顺水人情；有两家不懂得这里头诀窍，已经预先在前任面上做过好人，听此说话，却不免有点后悔。

闲话少叙。却说随凤占接印下来，忙叫自己的内弟同了一个心腹跟班，追着前任清算交代，一草一木，不能短少，别的更不消说了。前任移交下来，一共是五只吃茶的盖碗，内中有一只没有盖子。这边点收的时候，那个跟班的一个不当心，又跌碎了一只盖子。无奈这跟班的又想自己讨好，不肯说是跌破了，见了老爷，只推头说是前任只交过来三只有盖子的；以为一只茶碗盖子为价有限，推脱在前任身上，老爷或者不好意思再去问他讨，这事就过去了。谁知这位太爷一根针也不肯放松，定规不答应，逼着跟班的找前任去讨盖子：“倘若没有，就剥下他的王八盖来给我！”那跟班心上是明白的，自己打破了，怎么好向人家去讨呢？于是赖着不肯去。随凤占骂他说：“跟了我这许多年，如今越发好了，帮着别人，不帮着我老爷，一点忠心都没有了！”跟班的被他催得无可如何，只得出去打了一个转身，仍旧空着手回来，说：“没有。”随凤占不免又拿他埋怨了一顿，怪他无用，一定要自己去讨，后来还是被舅老爷劝下的。

交代算清，听说前任明天就要回省。他一听不妙，忙忙的连夜出门，找齐了城厢内外地保，叫他们去吩咐各烟馆，各赌场，以及私门头窑子：“凡是右堂太爷衙门有规矩的，都通知他们一

概不准付。倘若私自传授，我太爷一定不算，重新要第二份的。况且他是署事，我是实缺，将来他们这些人都是要在我手下过日子的。如果不听吩咐，叫他们以后小心！”着地保分头传命去后，他一想：“烟馆、赌场、窑子等处是我吃得住的。惟独当铺都是些有势力的绅衿开的，有两家已被前任收了去，年下未必肯再送我，岂不白白的吃亏！这事须得趁早向前任算了回来，倘若被他走了，这钱问谁去找叫！”主意打定，立刻亲自去拜望前任。

前任听说他来，只得出来相见。只见他进门之后，勉强强作了一个揖。归坐之后，把脸红了几阵，要说又不爽爽快快的说，吞吞吐吐了半天，才说道：“兄弟今日过来，有一桩事情要请教。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又咽住了。歇了一会，又说道：“论理呢，兄弟世代为官，这几个钱也见过的。但是既然犯了本钱出来做官，所为何事？倘若一处不计较，两处不在乎，这也可以不必出来现世了。这事论不定还是他们因我们新旧交替，趁空蒙蔽，也未可知。所以兄弟不得不过来言语一声，大家明明心迹，这就不为小人所欺了。”前任署事的见他说了半天只是绕圈子里，还没有说到本题；虽然心上也有点数，究为何事，不得而知，愣在那里，不则一声。随凤占见他答，只得又说道：“所为的并非别事，就是年下节礼一层。这笔钱虽然有限，也是名分所关，所谓‘有其举之，莫敢废之’，我们也犯不着做什么好人不要。但是这笔钱，兄弟一向是晓得的，总得拖到年下，他们方肯送来。有几处脾气不好的，弄到大年三十还不送来；总要派了人到他们店里去等，等到三更半夜，方才封了出来。我说他们这些人是犯贱的，一定要弄得人家上门，不知是何打算！”前任署事的听他如此讲，方才顺着他的嘴说道：“这班人真是可恶得很！不到年下，早一天决计不肯通融的。”随凤占忽然把脸一板道：“兄弟说的是别省外府州、县，都是这个样子；谁知此地这些人竟其大谬不然！”前任听了他的说话，晓得他指的是自己，面子上只得

做出诧异的神气，装作不懂。

随凤占又笑嘻嘻说道：“做官的苦处，你老哥是晓得的。我们这个缺，一年之计在于三节；所以兄弟一接印之后，就忙忙的先去打听这个。这也瞒不过吾兄，这是我们养命之源，岂有不上劲之理。谁知连走几家，他们都说这份年礼已被老兄支来用了。兄弟想，兄弟是实缺，老兄不过署事。倘若兄弟是大年初一接印，这笔钱自然是归老兄所得；倘若还是二十九接钱，年里还有一天，这钱就应兄弟得了。兄弟听他们说话奇怪，心想吾兄是个要面子的人，决不至于如此无耻。而且他们这笔钱一向非到年下不付，何以此番忽然慷慨肯借？所以很疑心他们趁我们新旧交替，两面影射。兄弟一向是事事留心，所以今天特地过来请教一声，以免为所蒙蔽。”前任署事的听他此话，一句回答不出。随凤占又道：“我晓得老哥决不做对不住朋友的事情，咱俩一同到两家当铺里去，把话说说明白，也明明你老哥的心迹。”说罢，起身要走。前任署事的只是推说明天要动身，收拾行李，实在没有工夫出门。随凤占道：“老哥不去，岂不被人家瞧着真果的同他们串通，已经支用了么？”

前任一想：“这事遮遮掩掩，终不是个了局，不如说穿了，看他如何。”想定主意，便哼哼冷笑了两声，说道：“你老哥也太精明了！固然你是实缺，兄弟是署事。你说你是宪恩高厚，叫你来收节礼的；难道兄弟不是上宪栽培，就会到这里来吗？辛苦了一节，好容易熬到年下，才收人家这份节礼。我们算算日子看：你到任不过十几天，我兄弟在任一百多天，论理年下的这份礼统通都应该我收才是。你是实缺，做得日子长着哩，自然该我们署事的占点便宜。”随凤占见他直认不讳，不觉气愤填膺，狠狠的说道：“那可不能！通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！照此说来，一定这个钱已经被你支了用了！我赶了来做什么的！我同你老实说：彼此顾交情，留个脸，小小不言的事情，我也不追究了。你把这预

支的年礼乖乖的替我吐了出来，大家客客气气；如果要赖着不肯往外拿，哼哼，我不同你讲理，我们同去见堂翁，等堂翁替我评评这个理去！”前任署事的听他说话强横，便也不肯相让，连连说道：“见堂翁就见堂翁，我亦不怕他什么！……”随凤占见他不怕，立刻走上前去一把抓住胸脯，说了声“我们同去”！前任署事的见他动手，也乘势一把揪住辫子。两个人从右堂扭了出来，一扭扭到正堂的宅门里头。把门的是认得的，连忙上前相劝。谁知两个人都用死力揪住不放，再三的拉亦拉不开。两家的管家都跟着。一揪揪到门房里，只见执帖门上同了几位门政大爷正在那里打麻雀牌哩。见了这个样子，一齐上前喝阻。随凤占说：“他眼睛里太没有我实缺了！我要见堂翁，请堂翁替我评评这个理！”前任亦说：“一共总我只收到人家四块钱的节礼，这钱也是我名分应得的。他要见堂翁，我就陪他来见堂翁，我没有短处，不怕什么！”几位门政大爷听了他二人说话，无可袒护，只得上来劝的劝，拉的拉，好不容易才把他两位拉开。州里执帖门跺着脚说道：“你二位这是怎么说呢？说起来，大小是个官，怎么连着一点官礼都不要了？快别这个样子，叫上头听见了生气，就是旁人瞧着也要笑话的。有什么话，我们当面讲讲开。俗话说的好，叫做是‘君子动口，小人动手’，怎么你二位连这两句话都不晓得吗？”他俩扭进来的时候，各人都觉着自己理长，恨不得见了堂翁，各人把各人苦处诉说一顿。及至被执帖大爷训斥一番，登时哑口无言，不知不觉，气焰矮了大半截，坐在那里，一声不响。执帖门上又叫三小子绞手巾给他俩擦脸，又叫泡盖碗茶，着实殷勤。

那班打麻雀牌的人也不打了，一齐拿眼睛盯住他俩，听他说些什么。始终随凤占熬了半天，熬不住了，把前任预支年礼的话，原原本本述了一遍。前任见他开口，也抢着把他的苦况陈说一番；又说：“可怜我到了临要交卸的几天，是一点势力也没有

了；那些人真正势利，向他们开口，说到舌敝唇焦，只有两家一家拿出来两块大洋，一共总只有四块大洋。你看，他就闹得这个样子！”随风占道：“怎么四块还嫌少？依你要多少？”前任还未开口，只听一个打牌的人说道：“真是你们这些太爷眼眶子浅！四块钱也值得闹到这个样子！我们打麻雀，只要和上一百副就有了。旁家和一百副，做庄还不要。四块洋钱什么稀奇！我昨天还输了四十多块哩！”执帖门道：“老哥，谁能比得上你？你们钱漕大爷，一年好几千的挣，人家当小老爷，做上十年官，还不晓得能够赚到这个数目不能！”钱漕道：“我有钱赚，我可惜做不着老哥；他们大小总是皇上家的官。”又一个同赌的道：“罢罢罢！你们没瞧见他们刚才一路扭进来的时候，为了四块洋钱，这个官简直也不在他二位心上；倘若有几千银子给他赚，只怕叫他不做官都情愿的。你老哥眼馋他俩做官，我来做个中人，你俩就换一换，可好不好？”钱漕门道：“我有了钱，我不会自己捐官，我为什么要人家的！”那个同赌的道：“我只要有钱赚，就是给我官做我亦不要。”众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直把个随风占同前任羞得无地自容，也深悔自己孟浪，如今坍台坍在他们这一班奴才手里。当下随风占也没有再说别的，淡淡的谈了两句，自行回去。至于那前任，另有同他说得来的人，早拉他到别的屋里去了。一天大事，瓦解冰消。

一直等到年下，随风占还差人到那两家当铺去讨年礼。人家回称早就送过了。随风占道：“我没有收到，不能算数。”后首说来说去，大家总念他大小是个朝廷的官，将来论不定或者有仰仗他的地方，也就不肯过于同他计较，又每家送了他一只大洋，方才过去。

正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瞬间三春易过，已到四月。向例各属犯人，到了这个时定须解往省城，由大宪订期会审详察有无冤枉；这日巡抚、司、道统通朝服升座，提犯勘验，其名谓之

“秋审大典”，其实不过点名过堂。大员之中有好名的，还捐几文钱买些蒲扇、痧药之类，赏给那些犯人，实则为数亦甚有限。名字说是“秋审”，及至犯人上堂之后，就是有冤枉，那坐在头上的几位大人实在也没闲工夫同犯人说话：所以这一番俱是虚应故事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蕪州是黄州府该管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府太尊便把合属的捕厅开了单子，酌派两位解犯进省。这趟到省，不定有一月、半月耽搁，本缺未便久悬，例在本府候补佐贰当中轮派两人前往代理，亦是调剂属员的意思。这年府太尊所委两人，偏偏有随凤占在内。到得四月初十边，本府公事跟着府委代理的一同下来。随凤占照例交卸，解犯上省。倘若到省没有耽搁，约计四月底、五月初就可回来，赶收节礼，尚不为晚；设遇有事，迟至节后亦未可知。随凤占奉到此札，心上甚是懊闷。但是太尊所委，便也无可如何，只得将钤记交与代理的人看管，自己跟手整顿行装，急急进省。

不料到省之后，各属犯人刚刚这天到齐。臬台正要请抚台几时秋审，偏偏这天抚台得了病症，请了几个大夫都医不好。又有人说：抚台犯的是外症，面目浮肿，很不好看；嘴里还有一股气味，叫人闻了恶心。后首来请到一位外国大夫，方才有了把握，配了几瓶药水，送给抚台吃过。据外国大夫说：吃了他这个药水，有什么病症，一齐从小便里出去，决不会上头面的了。但是一时总得避风，不能出外见客。因此就把这“秋审”一事耽误下来。一班实缺捕厅太爷眼巴巴望着，恨不得早把此事办过，也可以早些回任。无奈抚台病着，一时不能举行；公事不完，又不敢擅离省城一步，各位太爷异常焦躁。

书中单表随凤占随太爷只因端节就在目前，一时不能回任，眼看着一份节礼要被人夺去，更是茶饭无心，坐立不安。等到四月二十六这一天，听得同寅说起抚台的病虽有转机，但一时总